

10 乌尔姆(Ulm)



乌尔姆(Ulm)位于巴登-符腾堡州与拜仁州交界处。确切地说它直接就是骑在了州界上，州界西北是乌尔姆，东南是新乌尔姆，分属两个州。这里的州界就是多瑙河(Donau)。官方资料称这个12万人口的城市属于图宾根(Tübingen)行政区，是该区唯一的一个直辖市。

乌尔姆的历史可谓极其悠久。早在公元前5000年新石器时代此处就已形成聚居点。公元854年第一次在文件中被提到。1184年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升级为城市。



这张照片可以概括我对乌尔姆的认识。它可能太过写意，但也非常贴切。我总觉得我们看到的乌尔姆都是真实却琐碎的边角，精髓可能被虚化或被遮挡着。闯入镜头的青年一头雾水（这个词很形象），无辜地被我指定为乌尔姆的形象大使。照片里的这张脸，基本信息并不缺少，但离看清楚还有段距离，并且他把原本可以看清的远景也挡住了。我们对乌尔姆的认识就是如此。毕竟在这个城市只呆了不到一天，而专车既方便也限制了我们的脚步。



回来整理图片时发生了令人扼腕的事。原因是我在某网站上发现早有人拍过这种风格的照片了。参考这张黑白照片，某摄影师拍摄的苏东剧变时某东欧国家的街头景象。我跟他的不同在于，我是偶得。



乌尔姆人跟其他城市的人并没有什么差别。但很难得，我在这里看到了农民工一样的外来客。他把寒酸的行李挡在脚下，在闹市嘈杂中睡得很香，同时也没忘了抱着他的打狗棒。看这意思是要赶春运去了，可现在明明是八月份。



农民工 GG 对面，两位女子悄然走过——本来我想说飘的，但其中一个看上去怎么也飘不起来。她们都是标准体形——西方女性的体形一共就两种，胖的和 not 胖的。胖的就会两头尖中间圆，这在雕塑作品里经常能看到。



形体好的也大有人在，通常他们都骑在自行车上。有对疑似父子在明斯特广场(Münster)上休息。这场景要搁在中国，多半是快递员交流业务。



休息的人永远比忙活的人多，这就是欧洲城市跟中国的差别。两个女孩在阳光下制造闲言碎语，殊不知也成了参照物，对比可以发现城墙的砖尺度很大，肯定不像我们用 240 的。



要说乌尔姆最闻名遐尔的，恐怕还得算乌尔姆大教堂(Ulmer Münster)。教堂塔顶高 161.53 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塔楼。越高的塔楼就越容易接到上帝的移动电话，上帝用雷电表达他对这个接收站的喜爱。

明斯特广场南面有个不大的综合体建筑，是曾经走红的白色派建筑师迈耶(Richard Meier)的作品，果然很白，但我觉得建筑一般。照片右手这个白架子就是它的。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一行人均在此建筑里上了两回厕所。男厕所里用投币三辊闸机拦路，女厕所所有没有我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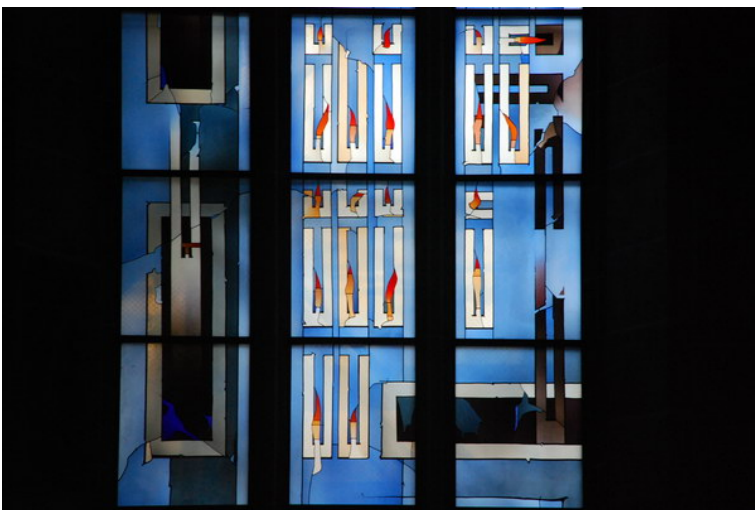
毫无疑问，主教堂是一座典型的歌特教堂，侧面可以看到歌特教堂必有的飞扶壁，而且上面又加了许多高耸的小塔尖。上帝看了会更开心，毕竟，上帝的移动电话也会有信号不好的时候，多设接收点容易保证通话质量。也可以把它们分给上帝的副手们用，让副上帝跟 HR 等各部门共享与人类直接通话的权利。



教堂内部，与外面的小塔尖相应，安排了许多接线员。我们去的时候天色放晴，没有上帝和副上帝的电话打来，他们没事干，就跟我们对望着玩。



这位爬到半空的神仙监督着所有接线员，翅膀张开像大手。我想起六指琴魔。



必须承认，这神仙家的窗户很精彩。乌尔姆主教堂的彩窗还是小有名气的，也差不多是我见过最漂亮的。不仅数量多，而且风格多元，个个精彩。这里提供两张照片，其他的估计网上也能搜到。这个是现代风格带 Art Deco 味道的。



更多的还是具象的，讲的当然是宗教故事。



到乌尔姆的人不可能不瞻仰麻雀。乌尔姆人对这种小鸟的喜爱来源于一个弱智的传说。当年建造城池的匠人不知道怎样将横在狭窄城门前的细长木料搬进城，看到麻雀筑窝的动作才恍然大悟，把木料顺过来，轻松地完成了运输工作。



乌尔姆的麻雀雕塑总是肉乎乎的，看来它们颇受照顾，伙食标准比较高。也可能是因为人们想把它当成食品来养。



这个墙头的麻雀看来是在还原弱智传说。小 Smart 都觉得那个传说让人脸红，害羞地躲进墙角。乌尔姆还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麻雀雕塑，但我们没时间去搜集了。



红太狼听了麻雀的故事却哈哈大笑。它像自己代言的这个现代建筑一样率直。总的来说，身处老区的新房子们都是宁在尺度上迎合，不在风格上妥协。中国人则正相反，风格上忸怩作态，尺度比例却无心推敲，把西方柱式用成什么样的都有。



德语版的闲言碎语沿着多瑙河断续传播，被草地上的空气稀释，没有传入第三者耳中。也有的被零星的骑车人从中间冲断了。



城墙并不雄伟，身后的几座房子比它健壮。



In Ulm, um Ulm und um Ulm herum (In Ulm, around Ulm and round about Ulm)。著名的德语绕口令，虽然不怎么绕。意思大致就是在乌尔姆及其周边。



城墙外宽敞的大草坪让我想到，如果攻城，是不是可以先栽树。等墙脚的树长大了，爬上城墙就容易多了。



从城墙上探头出来的各式尖顶，像是在排队参加海选。建议它们组成一个组合。



乌尔姆也有些有流水的老街巷，有点像中国的水乡。道路一样狭窄曲折。



水流倒还挺急。水也很清澈。



Schiefes Haus（斜屋）是吉尼斯纪录里最歪的房子，它是个旅馆。来到这里的人不免动些歪脑筋。



斜屋再歪就要掉进水里了。不明白评选十大最危险建筑时怎么没把这个算上。给旅馆两个建议，房间沿河的客人就寝时请务必腰缠救生圈，胖子请自觉入住另一端的房间。



胖子该呆的另一端就是旅馆的正面。



有很多人想住斜屋，也不管自己胖不胖。其实旁边很多其他房子也不错。



很现代的尖顶房子，窗户像是挂在墙上似的。



很小的露台上也装饰了鲜花，有一种居家的尺度感。



现代风格小画廊的标志，有如残疾麦当劳。



两个博士与猪的雕塑，可能是给猪相亲的场景。两人聊得很热络，两猪好像没感觉，没相中。



沿着溪水还有些干净的阳台，简单适用也美观。主人家没有麻雀来玩，就做了乌鸦的雕塑摆着解闷。



没有阳台的位置经常也有落地窗，窗台离水面很近。这个景象说明这里不常发大水。



老城景点比较集中，绕一圈就回到明斯特广场。它没有做拼花的地面显示着对功能的宽容。欧洲的广场有多用途的传统，人们或坐或走或骑车穿行，如果允许还可以摆个小摊。功能流线虽然交叉杂乱，但与人的感性贴近。两张椅子不知被谁摆在了广场中间，坐在上面的人回家吃饭了，椅子还留在那里。椅子不需要吃饭。



一张失败的作品仔细挖掘也会有积极意义。从商业街回拍教堂，塔尖差一点就能收进镜头，这本是个低级错误，但反省结果却很乐观：我在拍照时本能地照顾到了商业街的行人。如果要把塔尖收进来，所有的人就都只露出脖子，对他们来说显然不是好的构图。仓促间我选择了人，忽略了神，说明我很有人性。而高不过膝的猫狗我根本没考虑过。所以这张照片说明，我人性很强，神性很弱，兽性没有。

人性很强的结果，就是这张照片看着像是给最前面这位德国大哥留影。



商业街不是很长，但有的建筑却很长。再加上只有店招没有户外广告，气氛显得冷落了点。大面积的实墙令建筑变得内向，商业味不够强。不过这是跟中国比。



也有些小店比较热闹，小商品价格颇菲。它们摆在那主要会让气氛比较好。



乌尔姆还有个宝贝，叫爱因斯坦。经人提醒我才发现爱因斯坦德语的意思就是“一块石头”(Einstein=Ein stein)。同时也发现乌尔姆人远没有中国人重视这块石头。德国人实在，爱因斯坦出生第二年就离开了乌尔姆，乌尔姆人就没把这块石头当自己人。我们问那个专门请来的导游，她竟对爱因斯坦纪念碑的位置语焉不详，可见这不是一处热门景点。

其实纪念碑就在商业街尽端，马路对面就是火车站，很方便参观。而此处也是被毁的爱因斯坦故居所在地。这个纪念碑似乎选错了材料，深红色的花岗岩贴面干扰了横平竖直的线条，颜色又比较沉闷，因此就连最喜欢到此一游的同行者也没在这里留影。



爱因斯坦本人似乎对纪念碑也不太满意，看上去不是很开心。更令他郁闷的是，有人在他脸上乱涂乱画。他也有开心的时候，那是一个爱因斯坦做鬼脸的喷泉，这次没时间去了。



火车站的大站标真醒目。真可惜它的号召被辜负了，我们这里是找回程专车的——我们的专车不是火车。照片中的光线显示，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